

## 略论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何 鑫,陈谦平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南京 210023)

**[摘 要]**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历程。在口述历史研究与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影响了口述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学界应予以重视。这主要表现在:1. 口述历史的理论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2.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需要得到保证。3. 口述历史出版物的版权纠纷需要得到解决。4. 口述历史的大众性和专业性需要同时兼顾。中国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理论研究的深入,有赖于统一的、有指导意义的口述史规范的出台,有赖于选题和项目得到进一步支持,有赖于建成正式的行业组织和专职的口述史研究队伍。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口述史研究者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学术界形成重视口述史研究的氛围。

**[关键词]**口述历史;学科定位;研究取向;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4)07-0193-04

口述历史自古有之,但古时的口述历史是以口述史料的形式存在的。三千年前,中国周朝便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籍。<sup>[1]</sup>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表示了他对口述资料的利用。<sup>[2]</sup>古代西方也存在主要依据口述材料进行的历史学创作,如《荷马史诗》。不过那时的“口述史”仅仅是一种史料收集的方式,而不是一个成熟的体系。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建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1938年美国学者爱伦·芮文斯(Alan Nevins)所著的《通往历史之路》为标志。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现代口述史研究室和口述史档案馆,使其成为美国口述史研究的重镇。二战后,西方“新史学”之风兴起,口述历史也借此机会迅猛发展,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口述史机构。1980年,美国制订了基本统一的口述历史准则。之后,国际上的口述史学也有了很大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过去的声音》等。

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历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教授和中国台湾的郭廷以教授对中国史学界口述历史的起步做出了卓越贡献。韦慕庭教授195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实施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对旅居美国和香港等地的中国知名人士进行采访,留下了一系列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成果。郭廷以教授在台湾组织了对在台重要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亲自参与的成果就有48部之多。台湾推出的口述史著作原命名为“访问记录”,是经过历史学者采录、整理,并经原作者亲自核阅之后出版的。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大陆史学界虽然进行了一些口述史调查,但这些调查主要是出于收集史料的目的,而且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口述史成果《文史资料》为口述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在“文革”时期受到压制

**[收稿日期]**2014-05-05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南京大学:G1410284069);南京大学人文基金支持项目

**[作者简介]**何鑫(1992-),男,黑龙江双鸭山人,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成员,从事口述历史理论研究。

的国内口述史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介绍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在学术期刊开始出现。政治人物的口述史著作逐步推出,民间进行的对个人和群体的口述史著作也逐步问世。目前中国高校口述历史的发展正处在黄金时期,中山大学开设了专门的口述历史课程并组织了规模化的口述历史实践和田野调查,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以校友为中心进行了口述历史的采访和收集工作。自2011年起中山大学每年举行一次口述历史成果交流赛,每次都能收集大量来自高校的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成果。

从口述历史在国内外发展状况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口述历史研究和学科建设面临的一些问题。

## 一、口述历史的学科定位

口述历史的学科定位直接影响到学者的研究方式和成果形式:口述历史史料学观点指导下的成果主要是相关录音录像资料、文字资料,口述历史学科观点指导下的成果除了上述史料和著作外,还更加关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社会影响等。

在对口述历史进行定位的问题上,国外学者更倾向于把口述历史界定为史料学。美国的口述史学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sup>[3]</sup>这种定义是把口述历史归于史料收集之列,而同时这种定义之下的口述历史就学科门类而言是史料学的范畴。英国口述史专家保罗·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sup>[4]</sup>这种观点和斯塔尔的观点区别不大,都是倾向于口述历史是一种史料的收集工作。而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sup>[1]</sup>尽管他仍然认为“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sup>[1]2</sup>,但里奇的定义比起前两者增加了一个重要部分,即将受访者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也作为口述历史的记录对象,不过他对口述历史的界定并未脱离史料学的范畴,他的知名作品《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大部分内容还是针对史料收集而言的。

国内学界对口述历史的学科定位也是有分歧的。一种观点认为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sup>[4]</sup>这相当于否定了将口述历史仅仅定位于史料搜集而无关史学研究的倾向。而对于口述史定位,则“倾向于把口述史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看待,因为它不纯粹是一个资料整理工作”<sup>[5]</sup>。“口述史学是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收集、保存和传播即将逝去的声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并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分支学科”<sup>[3]</sup>,因而主张将口述史定位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甚至直接是二级学科。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口述史仅仅涉及口述材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而对于其是否具有学科属性则予以回避。台湾学者陈存恭认为“口述历史的访问乃在搜集正确可靠的史料,但受访者对涉及派系纷争、私人恩怨之处,自难持平,未可尽言,唯其既具有代表性,故仍全部保留,以供学者参考。”<sup>[6]</sup>北京大学的杨立文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的,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sup>[7]</sup>这些主张首先也是从史料出发,落脚点放在了口述史著作上,这种观点指导下的口述史的目的是应该形成专著。而且上述对口述历史的描述无一例外地回避了其学科属性,没有出现学科或者类似字样。

从中国学者的意见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出现了对口述历史学科定位的不同看法,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口述历史作为二级学科看待。那么,就现在而言是不是可以把口述历史作为二级学科呢?或者我们能否把将口述历史建设成为二级学科作为努力的方向呢?

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对二级学科做了如下规定:

(一) 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

(二) 二级学科要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

(三) 社会要对该二级学科有一定规模的人才需求。

(四) 学位授予单位应具备设置该二级学科所必需的学科基础和人才培养条件,有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能开设培养研究生所需的系列课程。

设立二级学科是必须符合教育部上述规定的,就口述历史的现状而言,满足这些条件难度是极大

的。在历史学的学科划分进行了调整之后,历史学的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与博物馆三个一级学科之下似乎都不大适合容纳口述史,只有史学理论似乎可以容纳口述史作为其下的学科,而口述历史的理论建设并不突出,专业体系还不完善,具体研究方向还不明确,从人才培养上看口述历史,目前还没有开始研究生的培养,专职教师极少,仅仅是个别学校开设了相应的课程或开展了相应的活动而已,更不用谈“有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了。现在看口述历史的现状是只能满足上述规定的第三条,即社会的人才需求。如果真的要使口述历史当作学科来建设,那么要满足上述条件的其他三条,还需要口述史学界不断地进行努力。

## 二、口述历史的研究取向

中外关于口述历史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研究取向问题。

国外的口述历史是20世纪新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兴起的原因除了现代录音技术的出现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和工作兴趣的增长”<sup>[8]</sup>,这是西方史学眼光向下的重要体现,口述的对象主要是普通人,口述的内容广泛,其中社会生活是重要内容。如今美国的口述历史课程和教育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求学生身边的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在“眼光向下”观念指导下,国外的口述历史取得了数量非常大、内容非常丰富的成果。

而国内口述历史的主流取向仍然是偏重重要人物、重要人物的亲近人员、重大事件亲历者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选题,其取向显然是为了补充当代史部分文字史料的不足。故目前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著作是以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主的,这与西方的口述历史有着很大区别。也正因如此,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多以专题著作的形式呈现,而非档案资料和以博物馆展出的形式出现。

不过最近中国口述史学界也出现了目光向下转移的趋势,一系列与基层有关的成果,比如商业口述史、艺人口述史、民间家族口述史也逐步涌现,即使是重大历史题材,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小人物的作品(如知青、抗战老兵等)。这种转变是有益于口述史研究者开拓视野、拓展领域的。而重大历史题材与基层人物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也很可能成为中国口述历史未来的发展主线。

在口述历史的学科定位、研究取向方面,外国学者之间、中国学者之间、中外学者之间,分歧是明显的,而学科定位决定着学科方向。如果我们把口述历史定位为一个学科而不是史料学的分支,那么就要在相关问题上进行不懈努力。而研究取向则决定着选题,只有选题足够丰富,口述历史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 三、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口述历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开展,与口述史相关的一些问题也随之呈现出来。这些问题影响了口述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是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国内学界应当予以相应的关注。

### 1. 口述历史的理论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国内口述史的一大欠缺就是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尽管相应的论文、著作和翻译论著都有出版,但“难以掩盖口述历史理论异常薄弱、滞后的窘境,不仅缺乏独到的研究成果,远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而且连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模糊不清”<sup>[4]</sup>。理论与方法论的不足成为制约国内口述历史走向专业化发展的瓶颈。国内的一些理论书籍和文章都侧重于介绍和重复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的确是我国口述史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 2.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需要得到保证

在传统史料学视角下,口述史料受重视的程度远不如文献史料,许多学者排斥利用口述材料进行历史研究,如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Arther Marwich)就认为“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sup>[9]</sup>从而否定了以口述史料支持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事实上,口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尤其是在现当代史缺乏文字史料或文字史料尚未公开的一些领域,口述史料几乎是唯一的史料来源,而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口述史料展开的,片面对待口述史料是不可取的。不过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也是研究者们必须予以面对的。因为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因素有很多,从口述人的角度看,口述人的人格、与所谈事情的“亲密”程度、价值取向、口述动机、信仰、记忆、政治环境、对采访人的信任程度、对口述成果的预期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其

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同样,采访者采访和整理时的一些不慎也会导致口述史料失真。<sup>[10]</sup>为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述材料在口述者口述和采访者整理两个环节中失真,以回应对口述材料真实性、客观性的质疑,口述史工作者首先要制定和严格执行工作规范,避免因工作失误造成的信息失真。其次是口述史成果要辅以文献考证,而不能仅仅是记录对方的讲话。最后是历史研究中引用口述资料需谨慎,未经文献印证的口述材料要慎用。

### 3. 口述历史出版物的版权纠纷需要得到解决

近年来,关于口述历史出版物的著作权(版权)纠纷已见诸报端。这虽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无论是从尊重知识产权出发,还是从学术研究的伦理规范出发,我们都应该对口述历史的知识产权问题予以重视。在进行口述访谈前应受访人达成法律协议,这不仅可以使研究规范化,而且可以避免因出版后利益分配带来的不必要纠纷。但我们也应看到,现在流行的口述史授权书等法律文书的内容过于简单,几乎没有具体的保障性条款。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访谈”内容中,访谈的“知情协议”(又称“知情同意书”)是很值得口述史研究者参考的。质性访谈的知情同意书包括访谈基本信息、潜在风险、受访者权利、可能的利益分配、记录的保存和保密、公开发表的形式等内容<sup>[11]</sup>,相对于现行的口述史法律文书,“知情协议”的内容更丰富、更具体,值得参考。

### 4. 口述历史的大众性和专业性需要同时兼顾

由于口述历史易为大众接受,近年来除了学术界之外,一些媒体和企业也涉足于口述史行业当中,如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推出了口述史节目,一些文化传媒公司主动涉足口述史采访和音像产品的出版等工作,口述历史正在逐步向公众史学迈进。这种现象的出现体现了社会对口述史这一行业一定程度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口述史研究的资金问题,但由于一些企业和媒体的从业人员欠缺必要的专业知识,且部分口述史从业人员仅是以制作纪录片为目的,故他们的产品出现学术性欠缺等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高校专职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和工作人员却屈指可数,而且学术研究团队在专业化水平和知识化水平上都有限。口述历史是一项对资金和专业人才要求都比较高的工作,但口述历史目前缺乏的并不是资金,而是专业化高水准的队伍。目前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专业团队不能满足口述历史的发展要求。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大众化固然很重要,但口述历史毕竟归属于历史学,要求研究者有一定的历史学专业基础与对史料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敏感度,才能保证口述历史成果的质量。因而,要加快口述历史方面人才的培养,使口述历史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突破,以满足社会对口述历史专业人才的需求。

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有赖于统一的、有指导意义的口述史规范的出台,有赖于选题和项目得到进一步支持,有赖于建成正式的行业组织和专职的口述历史研究队伍。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口述历史研究者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学术界形成重视口述历史研究的氛围。这些都是有志于口述历史研究的同仁需要努力的方向。

### [参 考 文 献]

- [1]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38.
- [3] 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J].史学理论研究,2000,(3):37.
- [4] 左玉河.热点透视与学科建设:近年来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1,(1):38-39.
- [5] 左玉河.做口述史要有紧迫感和奉献精神——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J].中国档案,2006,(1):22.
- [6] 白崇禧,口述.贾廷诗,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口述自传·后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574-575.
- [7] 杨立文.北大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0.
- [8]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34.
- [9]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1, 1411.
- [10] 王海晨,杜国庆.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J].史学理论研究,2010,(2):62-64.
- [11] [美]塞德曼(Seidman, L).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M].周海涛,等,译.北京: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66-68.

(责任编辑:曹金钟)